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1年11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边强

璇玑图

梁新会

漆水谣

说来也怪，苏蕙出生以后，苏道质家土地年年丰收，牛羊岁岁产崽，人人身体健康，日子越过越红火。就连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官的苏道质，也时来运转，被举为孝廉，做了陈留县令。

苏道质起初并不相信女儿是什么织女星下凡，可是一连串的神奇之事让他不得不相信女儿确实异于常人。苏蕙从小天资聪颖，三岁学字，五岁学诗，七岁学画，九岁学绣，十二岁学织锦，一学就会，一点即通，可谓样样出类拔萃，事事走在人前。苏蕙绣出来的花儿，色彩鲜艳，得赶紧用手捂住，要不然蜜蜂、蝴蝶就飞过来了，赶也赶不走。苏蕙织好的锦缎，色彩绚烂，纹理细密，图案新颖，宛若天上的云霞，谁见了谁说好。

前些年，苏蕙一家住在陈留。陈留、襄邑的织锦业很发达，尤其是襄邑以给皇家提供御服而闻名于世。人常说：“襄邑唯，洹之水出文章，故曰黼黻藻锦。”苏蕙一看见新的织锦花样，就爱不释手，不管路途远近，一定要去绣娘家里取经，学不会绝不回家。不知不觉中，苏蕙就把当地人织锦的手艺全学到了手。

这几年，由于外祖母身体欠安，苏蕙姊妹几个便随母亲回乡安居，顺便也把在陈留学会的织锦技艺带到了始平郡。

村里的二姑娘小姑见了苏蕙绣的花色和谐，栩栩如生，织的锦灿若云霞，花样繁多，都缠着要苏蕙教她们刺绣织锦。苏蕙来者不拒，耐心地给大家做示范，有时候还手把手地教大家。渐渐地，苏蕙的名声越传越远，就连长安城的绣女织工、村妇姑娘们都不顾路途遥远，专程来苏坊村拜师学艺。

苏蕙传授技艺不但分文不收，而且还要母亲好吃好喝的招待学艺者。由于战乱频仍，许多绣女的郎君打仗去了杳无音讯，生活重担就落在了她们柔弱的肩上，她们只好没日没夜地纺织织布补贴家用。这些可怜的女人学会了织锦的手艺，手工费见涨，个个都对苏蕙感恩戴德。

几年来，苏蕙不知道教会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解了多少贫苦人家的燃眉之急。这些贫寒的女子对苏蕙一家人感激不尽。她们无以回报，便逢人就夸苏蕙是织女下凡，是千年一遇的仙女。

是由于天旱，庄稼歉收，最近天王符陛下下令不准买卖锦缎。王后娘娘和后官的嫔妃们带头不再购买罗绸缎，那些达官贵人也不敢公开穿戴绸缎衣物。许多绣女织工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家里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

前几天，一位西域商人牵着骆驼，一路打问着来到了苏蕙家，说要重金购买苏蕙织的锦帕。女子的锦帕是爱情的信物，绝对不能随便便卖给一个男子。苏蕙想也没想，便让禾苗把驮商打发走。恰巧，那天苏蕙家里有十几位学艺的绣女，她们一听有这等好事，立即将驮商团团围定。驮商却不理睬她们，只缠着要买苏蕙的锦帕。众绣女见状，一齐跪倒在地，请求驮商购买她们的锦帕绣品，可是那个长得高鼻深目的驮商死活都不答应。众女子苦苦哀求，驮商为难地说：“如果……苏家三姑娘愿意让出一条锦帕，你们的绣品嘛……可以考虑全要。”这些女子个个家贫如洗，就靠她们织布绣花为生，有些年纪轻轻已经患有眼疾。她们一听这话，转而来求苏蕙。苏蕙知道大家都是靠着手艺养家糊口，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驮商的要求。驮商信守承诺，当场就付了大量的五铢钱和玉石，并约定以后常来苏坊村收购绣品。众绣女们喜笑颜开，苏蕙也替众人高兴，她让禾苗把卖锦帕所得之物全部散于众人，回房读书去了。

禾苗是苏蕙在陈留时遇到的孤儿。那天母亲带苏蕙姐妹三个和儿子禾苗去庙里烧香还愿，苏蕙看见一个小女孩微晕在庄稼地里，就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农户家中，亲自端汤喂饭。小女孩醒过来后说苏蕙是仙女，不知是在庙里，还是在梦里见过。苏蕙也觉得小女孩面熟，问起她的父母和姓氏，小姑娘直摇头。苏蕙就随口给她起名叫禾苗。一个过路的疯老婆婆看她们两个人投缘，就让苏蕙把禾苗收留下来。母亲见禾苗身世可怜，却机灵懂事，就答应了下来。禾苗听了，欢喜地倒头便拜主母。村里人听说此事，都来看热闹。

康巴女士

牟子

钦差大臣

鸦片对云拾师们来说简直是灵丹妙药，烟瘾过足，第二天他们就干劲冲天，抬起轿子和滑杆来异常轻松，还精神抖擞的喊起号子：

天上明晃晃，地下水凶凶。
天上有朵云，地上有个人。

……
韩树声一听便来了气：“叫什么，叫什么？是不是让鸦片给撑住了？”
戴报陶从轿子里面伸出头来说：“让他们唱吧，轿夫们也跟纤夫们一样，是要喊号子的，不然就抬不好轿子，这也和口今一样，是要传递信息的。”

“是。”韩树声说：“既然院长有令，你们就好好唱。”

轿夫们一听院长叫唱，还真是来了劲，唱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真是如歌如吟：

天上明晃晃，地下水凶凶；
天上有朵云，地上有个人；
洋洋坡，慢慢梭；
高矮，刁躁；
点子花，不睬它；
活摇活，各叮各；
黄丝缠脚，金蝉脱壳；
重台上，两分手；
平桥一根线，跑得马来射得箭；
一步一块，谨防脚歪；
尖檐戳脚，镰刀刷脱；
拦天网，埋头闯；
黄鳝路，耍小步；
前搭左，后摆右；
左边有个半边月，八月十五来团圆；
青石带晃，踩稳不放；
横沟一路，大跨一步；
青皮草滑，踩稳不怕；
……

抬轿子的后面视线不好，前面的便通过号子歌谣把路况信息告诉后面的轿夫，这种号子歌谣四川话叫吼起来，本来就很有味道，出生在四川广汉的戴季陶听来更别有一番故乡情怀。“云拾师”们好象是一群天才歌手，在长期的吃苦下力中，竟创造出了如此有味的歌儿，听着听着，他的嘴边不觉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此次西行到康北去祭奠九世班禅，对戴季陶来讲，无疑是一件满意的差事。记得出发前在重庆，蒙藏委员会的吴忠信曾将果亲王出炉关时写的“七笔勾”送到他面前，他从另一面感觉到了异域风光的奇美，更增加了对此次西康之行的兴致。

坐在八抬绿呢大轿里，一路领略着高山流水，松风云壑的自然风采，不时感觉一种内心的冲动。清雍正十三年，果亲王允礼率旨前往泰宁迎接七世达赖，两百年过后，自己作为国民政府的钦差大臣入康至祭奠九世班禅，这是巧合么？历史常常重复相似的现象，不同的是自己这一次入康比以往任何一次钦差大臣的入康都要风光豪华，想到这里他脸上又露出了得意之色。

情感这东西也是变化无常的，所谓乐极生悲，否极泰来，高兴之余难免有苍凉之感；激越之时又袭来消沉之气。看了这苍莽博大的自然之势，戴季陶难免又感觉自己的渺小，回想这前半生，虽然风雨雨雨，也算仕途通达，春风得意；但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半壁河山已被日本人占领，西南的云、贵、川、康军阀割据，名为统一，实难羁縻，民国前途堪忧。他越觉得是自己此次甘孜之行身负重任，自己在康的所作所为都要以民国利益为重啊。

就是在这种复杂波动的心境里，戴季陶到达康定东城门。

这确是一场盛况空前的壮观场面，不论是前清的钦差大臣果亲王、凤全、富康安、赵尔丰，还是民国的尹昌衡、刘文辉，他们到康定时都不曾有过的排场，这样的风光、这样的威严。

最先到达东关的是一队手枪连。这是从二十四军中精选出来的，都说二十四军是“双枪”部队，一手拿钢枪一手拿烟枪，可今天这一连人却非同一般，烟瘾已足，抖抖威风，步伐整齐，真象是进行过严格训练似的。手枪连威风凛凛在东关停下，其后约一里之遥，让你感到的是，一片红云，伴随着滚滚烟尘，红云随风卷腾而来，渐渐的人们才辨认出那是一片红旗。

晚饭

尹向东

这个星期天宋瑜重温了她的精彩生活，她成为整个理发店关注的焦点，她非常骄傲，九个理发师，包括正理发的和等候的人都围住了她，他们好奇地看理发师把烧红的火钳伸进水里，再捞出来去卷她的湿发，她整个脑袋都冒着热气。头发做好的时候宋瑜从镜里仔细端详自己，她把头扭来扭去，头发像水波一样卷起了，一浪浪包裹着她的头，衬托着她圆圆的脸。她发现自己太像《大众电影》里的那个演员了，她感动得快要掉下眼泪，她在众人的注视中来到街上，全街的人都在看她，有的摇头有的点头。她是一只骄傲的孔雀，开着屏，管谁摇头点头，所有人看着就行。她特意在街上招摇着走了几圈，遇上熟人问她新款的头发是哪做的，很漂亮。她得意地说：“国营理发店年轻的张师傅。”她想这一天的所有骄傲都是那个姓张的年轻人给她的，除了密集的头发中那些烫焦的部份，几乎就和那个女演员的发型一模一样了。但她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想她以后的头发都找他做，她得清楚他的名字。宋瑜再次回到理发店，她来到年轻的理发师身边说：“喂！你叫啥名字？”理发师仍然专心专意地理着头发，小声地回答了她的问。“我叫张玉琢。”他说。“张玉琢？咋叫个这名字，多拗口啊。”宋瑜说，边上的人听她这样说，都笑了起来，她自己也笑了起来：“管它叫啥呢，以后我的头发都找你做。”

十三

宋瑜顶着一头微焦的卷发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在准备晚饭了。母亲见了宋瑜说：“你怎么了？头发弄成这个样子。”

宋瑜摆着手说：“待会儿。”她匆匆跑进厨房，盛碗冷饭，扶点剩菜放在饭上，拿开水一冲，就端了出来。

父亲说：“快吃晚饭了，你等等。”宋瑜连口刨饭，没理父亲，只对母亲说：“饿死了。”

母亲惊讶地说：“你连午饭都没吃？”宋瑜低着头，三口两口把那碗饭刨完，还想着盛点时，父亲坚决制止了，宋瑜悻悻地出来，对母亲说：“这头发怎么样？”说到头发，她又来了精神。

“难看死了，鸡窝一样。”宋瑜把那本杂志翻开，对母亲说：“这也算鸡窝？”

母亲看了看杂志说：“噢！这个人倒是和你有点象。”

宋瑜得意地说：“都这样说呢。”吃晚饭的时候宋瑜已经吃不下啥，她象征性地盛了一点饭，讲起白天的事来，她说街上所有人在看她，这都是那个叫张玉琢的年轻理发师给她的，她把早晨出门去理发店，一直到下午回家详细地讲了一遍，白天的精彩历历在目。我们因此知道了康定还有一个永不管自己头发又瘦如枯猴的叫张玉琢的年轻理发师。

夜里，宋瑜终于把《大众电影》上那一页像她的图撕下来贴到墙上，她又怕睡觉时把发型压乱，在脑袋上套根蓝色的塑料袋，然后跑到我房间里来让我去看她刚贴的图。我被她这怪异的造型吓了一跳，我说：“你干啥呢，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她歪歪脑袋说：“你这个土豹子，我这是保护发型呢。”我跟着她去了寝室，我看着满壁的明星画，她再次把这一天的经历粗略地对我复述了一遍，更为详细地讲起了理发师张玉琢。讲着



黄河源头的“美容师”。新华社发

引了多少目光，纺织厂那些年轻的女人一直问她哪里做的头？她说，她不会把张玉琢告诉给她们。她不厌其烦地讲这些时，我就打几个哈欠。她说，我是你姐我给你讲我的事你就不愿意听。我说，你不是我姐你讲你的事我也不愿意听。她装模作样地慎重起来问：“老实说，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我的脸瞬间就红了，班上一个叫小芹的女孩坐我前排，在所有同学中她最不出众，纤细娇弱，她的表情像随时都会被吓死，就是这样一个小女生，我暗中观察她，默默注视着她每一个动作，我想把自己的手搭在她瘦弱的肩上。我一直怕自己隐密的想法被人发现，因此我不断努力摆脱对她的关注，事实上越想摆脱越无能为力。现在宋瑜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她是洞察了我内心的秘密，我恼羞成怒地说：“你不要乱说，你再乱说我就告诉妈去。”宋瑜悻悻地说：“开个玩笑你就当真啊，你还是个小屁娃呢。”

十四

在姐姐不断变幻的头型中，时间长了翅膀一样不小心又飞跑数月。父亲时常说：“我们一家人又有一大段时间没团团圆圆吃个安生的晚饭了。”母亲就摇着头说：“这个死丫头，这一段时间不知在搞啥，父母亲这样说的时侯宋瑜就进了门，“我们回家吃晚饭了。”她说，我们看见紧跟在她身后的那个消瘦而驼背的年轻男人，颧骨突出眼眶下凹，戴一幅大眼镜。这是一个面熟的男人，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宋瑜对我们笑着说：“他就是张玉琢。”这个面熟和似曾相识的男人我们早知道他叫张玉琢。晚饭摆上了桌，父亲问你喝酒不。他就点头，他们倒上酒，相互喝。我记起孙伟第一次到家时的晚饭，虽然他不说话，动不动就脸红，那个晚饭还是给了大家足够的快乐。和孙伟的状况刚好相反的正这是张玉琢，他喝着酒，有时也谈谈话，但这个晚饭因为他的存在而略显尴尬。吃完一顿沉闷的晚饭宋瑜就把他送走了，等她回来，母亲说：“你咋和他好了？”

“他很精彩。”宋瑜说。

“精彩？”父亲狐疑地问。

宋瑜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怎样个精彩法？”母亲说。

宋瑜愣了片刻，忽然笑了起来：“一时真说不清，我知道他精彩就行了。”

“你考虑过没有？你已经到了成婚论嫁的年龄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胡闹。”

“考虑了啊，我啥都想好了。”宋瑜说。

“孙伟那样好的条件你不喜欢，他一个理发师能有啥出息？”母亲说。

“你说谁啊，没头没脑的。”母亲说。

“那个坏张玉琢，死张玉琢，我叫他他竟然不理我，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你这人没道理，要弄头发去理发店就行了，街上叫别人干啥？”

“我叫我干啥？”宋瑜自言自语说，想了想又高兴起来，说：“他知道我的名字呢，不知他从哪里听来的。”

“你疯得全康定都知道你呢。”母亲说。

那以后老长一段时间，我们没听过宋瑜讲张玉琢了，不过她又时常不回家吃饭。她的发型倒常变化着，时而拉直了，时而细密地卷曲着，时而几个缓慢的弯度，感觉像大风大浪。有了新发型，夜里回来，宋瑜就会跑到我屋里问好不好看，我说你这样都好因为你是我姐呢。她说，你这样说我怎么都不好看，还是因为我不是你姐。我就笑起来，她说不讲绕口令了。她讲起新头型又吸